

○本土化探索

汉语词重音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徐来娣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提 要: 相对西欧重音语言而言, 汉语重音研究明显滞后, 有关汉语词重音的很多基本理论问题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以西方重音学理论为依托, 借鉴国内外汉语词重音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 首先讨论我国学术界有关汉语词重音的种种学术争议问题, 随后着重探讨汉语词重音的定义、位置特点、功能特性以及语音本质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以期对我国汉语词重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汉语词重音; 定义; 位置特点; 功能特性; 语音本质

中图分类号: H1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78-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19

On Som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Chinese Word Stress

Xu Lai-d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Compared with studies of stress languages in Western Europe, tho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e obviously lagging behind, and many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Chinese word stress still remain to be settled. Based on accentology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of Chinese word stres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a variety of debated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word stress in our academic circle, and then probes further into som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namely, the definition of Chinese word stress, its 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al features, and the nature of phonetics, in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to studies on Chinese word stress.

Key words: Chinese word stress; definition; 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al features; nature of phonetics

1 引言

传统音韵学历来注重研究声、韵、调, 但是它们与词重音基本没有直接关联。 “人们对汉语重音的关注是很晚的事, 甚至与重音有关的轻声概念也只是在 1922 年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中才首次被提出。” (刘现强 2007: 64) 因此, 相对西欧重音语言而言, 汉语重音研究明显滞后, 有关汉语词重音的很多基本理论问题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以西方重音学理论为依托, 借鉴国内外汉语词重音研究的已有成果, 尝试探索研究汉语词重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文章首先讨论我国学术界有关汉语词重音的种种学术争议问题, 随后着重探讨汉语词重音的定义、位置特点、功能特性以及语音本质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以期对我国汉语词重音研究提供参考。

2 有关汉语词重音的种种学术争议

与汉语词重音相关的学术争议主要有: (1) 汉语到底有没有词重音; (2) 汉语双音词有没有中度重音; (3) 汉语双音词重音模式是“前重型”还是“后重型”?

关于汉语到底有没有词重音, 我国语言学界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就曾有过争论。有学者认为汉语有词重音, 如黎锦熙在“国语词典原序”中曾明确表示, 在汉语多音节词里, “此轻则彼重, 后音有轻号, 则前音重读可知” (黎锦熙 1957); 徐世荣提出, “汉语的词和别的民族语言一样, 一个词有一个重音” (徐世荣 1958: 98)。相反, 也有学者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 如高名凯与石安石说过, “汉语没有词重音, 但普通话和某些方言中却有‘轻音’这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汉语流重音声学实验对比及应用研究”(10BY098)的阶段性成果。

样一种重要的语音现象”(高名凯 石安石 1963: 68)。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汉语语音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观点逐渐趋于一致,“大凡讨论轻声的论著多肯定汉语有重音,只是分类不同”(刘俐李 2002: 45)。但是,毋庸讳言,迄今我国汉语界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汉语的重音不存在于词汇里,只存在于语句里”(金有景 2007: 152)。

我们认为,汉语既然有轻声音节的客观存在(对此,学界没有任何异议),就必定有其对立语音现象——重读音节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重读音节,汉语的轻声音节必将无从依存,无以显现。赵元任曾对汉语重音有过精辟论述:所有汉语音节,如果不是轻声音节,又没有对比重音,那就有正常重音(赵元任 1979: 23)。也就是说,汉语中所有带有四声的音节都是重读音节。在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语不但有词重音,而且凡是带有四声的音节都是重读音节。

关于汉语双音节词有无中度重音,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般认为,汉语双音节词重音格式有“双重型”和“重轻型”两大类。争议焦点在于,在“双重型”是否细分“中重”和“重中”两个小类,即汉语有没有中度重音。Hockett曾提出,汉语有中度重音,如“这不是苦瓜,也不是甜瓜,就是一种甜瓜”,第一个“甜瓜”是重轻型,第二个“甜瓜”是重中型(赵元任 2002: 22)。徐世荣认为,北京话双音节词的重音格式可分为“重轻型”和“中重型”两类(徐世荣 1958: 100)。而殷作炎则表示,有必要建立中等重音这一等级,中等重音双音节词中有“重中”式,并且有“重中”和“中重”的对立,如“散布”和“散步”(殷作炎 1982: 168)。但是,赵元任对于汉语有中度重音这一说法持反对意见。针对Hockett提出的论点,他指出,“我的办法是认为‘甜瓜’有个特强重音,即‘甜瓜’”,另外,“还有一个不能承认音位上的中度重音的原因,就是说北平话的本地人,对许多例子的意见都不一致。不像对轻声字那样,意见大体相同”(赵元任 2002: 22-23)。而曹剑芬则认为,若从连读语句来看,汉语不但有重与轻的差异,而且有重与中,甚至更多的等级差异;若从词重音的角度看,“所谓中与重的对立不过是正常重音型内部一种相对的对比性差异,而重与轻的对立才是两种不同重音类型之间的绝对区别”(曹剑芬 2007: 207-208)。

笔者认为,汉语重音虽然有人认为可以听得出“重”、“中”和“轻”3个等级,而声学实验则可以测出更多的等级,但是,在汉语语言系统中,起区别性作用且具有音系学意义的只有“重”和“轻”两个重音等级。汉语中的所谓“中度重音”,实际上是人们在读或说汉语时养成的发音习惯,或是不自觉造成的量的差异,发音人自己对此通常没有特别明确的心理感知。“中度重音”是汉语词重音在语流中的变体形式之一,没有区别性作用,不具备音系学

意义。汉语重音的“中”与“重”之间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因此,当谈论汉语词重音时,没必要专门建立“中度重音”这一概念;但是,如果要讨论汉语词重音在语流中的变体——汉语语流重音,则须区分“重读”和“中重”两个等级,但“重读”和“中重”同属于“重音”范畴。

关于汉语双音节词重音模式,目前学术界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带轻声的汉语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大体为“后重型”,例如“事实上两个字相连,除掉第二个是轻声的,普通的两个字相连,总是第二个稍为重一点儿,第一个稍为轻一点儿”(赵元任 1980: 68);不带轻声的汉语双音节词具有“后重型”重音模式(罗常培 王均 1981: 151);声学实验及听辨试验结果表明,汉语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大体为“后重型”(林茂灿等 1984: 73)。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带轻声的汉语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大体为“前重型”,例如:声学实验结果表明,普通话双音节词的前字比后字重,即重音模式为“前重型”(王晶 王理嘉 1993: 112);端木三通过音韵学理论分析,认为汉语的音步是重轻交替的“左重”音步(端木三 1999: 250);而杨彩梅则运用Hayes的重音理论,结合语音实验结果,分析汉语的词重音系统,进一步证实“前重论”(杨彩梅 2008: 48)。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带轻声的汉语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既不是“左重型”,也不是“右重型”,而是“双重型”(或“等重型”、“重重型”)。例如“汉语标准音步的两个音节并没有重轻或轻重的底层区别,它们是等重的”(王洪君 2004: 27);“汉语重音不能区别词义,不具备音系学上的意义(轻声暂不考虑),因而也就无所谓词重音……所谓‘中重’的重音模式,音位处理应为‘重重’(都是普通重音)”(刘现强 2007: 68);“‘等重’或‘重重’是汉语双音节词(非轻声音节)最基本、最常见的节奏模式……”(许曦明 2008: 238-239)。

众多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是基于直觉内省的理性研究,或是基于声学实验的实证分析,或是基于节律音系学和优选音系学的理论探索,往往会得出各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谁都无法令人信服地拟构汉语正常词重音的统一模式——“前重”、“后重”或“等重”,加之普通的汉语操用者对此没有特别明确的心理感知。这一点充分证明,不带轻声的汉语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重音类型,它没有“左重”、“右重”和“等重”的固定模式,而是具有一种在音系学意义上的“双重”模式。当然,这种“双重”模式在生理声学特征上大多可能表现为“左重”或“右重”,偶尔也可能表现为“等重”。

3 汉语词重音的定义

从现有资料来看,对汉语词重音有过直接阐释的学者主要有赵元任和许曦明等。赵元任认为,所有汉语音节,如果不是轻声音节,又没有对比重音,那就有正常重

音(赵元任 1979:23)。而许曦明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汉语不但有词重音,而且“凡是载有四声的音节都是重读音节”(许曦明 2008:214)。但是,这样的表述只是给出汉语重音的判断标准,还不能说是汉语重音的定义。

鉴于汉语是声调语言,而不是重音语言,我们认为,如果要给汉语词重音下一个定义,那么,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重音语言中的词重音定义,而应该另辟蹊径,要充分考虑到声调在声调语言中的特殊地位。根据我们的观点,所谓汉语词重音,就是指汉语词,它们可能是单音节词,也可能是多音节词。它们在发音时,通过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发音器官的紧张状态,使得词内某些音节保持声调完整、音色完满,这就是汉语的词重音,而被保持声调完整、音色完满的音节就是汉语的词重读音节。汉语词重读音节的突出特点是声调完整清晰,伴随性特点是音节中的声母和韵母发音动作到位,音色完满,且音长较长。由于汉语词汇中有很多词每个音节都重读,重读音节在汉语词汇体系中是普遍的自然常态,因此,汉语词重音无需用专门的重音符号来标识,但是,人们通常会在拼音中标明其重读类型——四声。

汉语词汇中有部分单音节词没有词重音,它们主要是单音节助词、语气词、方位词和趋向动词等。汉语词汇中非重读的单音节助词主要有:de(的)、de(地)、de(得)、zhe(着)、le(了)和guo(过)等;非重读的单音节语气词主要有:ba(吧)、na(哪)、ma(吗)、ma(嘛)、a(啊)、ya(呀)、wa(哇)、ne(呢)和la(啦)等;非重读的单音节方位词主要有:li(里)、shang(上)、xia(下)、tou(头)和mian(面)等;非重读的单音节趋向动词主要有:shang(上)、xia(下)、lai(来)和qu(去)等。

此外,汉语中有很多多音节词,它们可能是实词,也可能是虚词,可以有多个词重音,而且通常不分主重音和次重音,最多会在语流中表现出重读程度上略有差异,即我国不少学者一再讨论的“重读”和“中重”,且哪个音节为“中重”,哪个音节为“重读”,经常会出现两可现象:“中与重的区别只不过是正常重音内部一种量的、不稳定的对比,是可以自由转换的”(曹剑芬 2007:206)。带有多个词重音的汉语词在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中所占比例很大,相当普遍。尤其须要强调的是,在汉语词汇体系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词里,有几个音节,就有几个重音,也就是说,每个音节都重读。此类字字重读的“全重词”在汉语词汇体系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语言现象,带有两个重音的双音节词,可以是实词如 yǎnjìng(眼镜)和 pǔbiàn(普遍)等,也可以是虚词如 suīrán(虽然)和 ànzhào(按照)等;带有3个重音的三音节词通常是实词,如 xǐyīfáng(洗衣房)和 zhǎnlǎnhuì(展览会)等;带有4个重音的四音节词通常也是实词,如 mǎlìzhǔyì(马列主义)和 qiānyánwànyǔ(千言万语)等。

4 汉语词重音的位置特点

根据重音学理论,世界各种语言中的重音,根据重读音节在词中的位置,通常可分为固定重音和自由重音两大类。其中,固定重音总是固定在词的某个音节上,如捷克语和波兰语等;而自由重音并不总是固定在词的某个音节上,词的任何音节都有可能成为词重读音节,如英语和俄语等。

如前文所述,对于汉语词重音的位置,我国学者迄今依然争议不断,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双音节的汉语标准音步的重音位置问题——是左重、右重还是等重?但是,他们大多局限于具体描写汉语词重音模式,而对于汉语词重音位置如何定性的论述并不多见。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只发现许曦明对此有过明确表述,他认为,“汉语没有固定重音。基于‘凡是载有四声的音节都是重读音节’这一前提,我们认为,在汉语一个标准音步,即双音节词(非轻声音节)组合中,无法判定究竟是前一个音节重还是后一个音节重”(许曦明 2008:237)。

如果要讨论汉语词重音的位置,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欧重音语言的词重音位置理论,不能简单地把汉语词重音位置定性为“自由性”或“固定性”。与西欧重音语言截然不同,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汉语中每个音节除声母和韵母这两个音段单位以外,通常还有一个超音段单位——声调依附在音节之上。声调是汉语音节里不可缺少的必要性语音成素,不同的声调可以改变音节表示的意义。既然凡是载有四声的音节就是重读音节,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汉语词重音既不是自由重音,也不是固定重音,而是一种特殊的“遍布重音”。汉语的词重音(载有四声的音节),其位置具有“遍布性”特点,因为汉语的重读(载有四声)是汉语音节的常态特征,重读音节在汉语词汇体系中是一种普遍的常态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汉语中客观存在着大量的“全重词”,即便是带有非重读音节的汉语词,通常也只有个别音节是非重读音节。

与此同时,讨论汉语词重音位置特点时,不能不讨论汉语词的非重读音节(轻声)的位置特点,因为,非重读音节(轻声)在汉语词的韵律结构中处于突出的醒目地位。

就汉语全部词汇而言,汉语轻声在词中的音节排列位置方面,具有“受限自由性”特征。一方面,汉语轻声并非总是固定在词的某个音节上,具体来讲,汉语轻声可能是某个词的第一音节,主要有单音节助词 de(的)、de(地)、de(得)、zhe(着)、le(了)和 guo(过)等,单音节语气词 ba(吧)、na(哪)、ma(吗)、ma(嘛)、a(啊)、ya(呀)、wa(哇)、ne(呢)和 la(啦)等;汉语轻声可能是某个词的第二音节,如 luóbo(萝卜)、pútáo(葡萄)和 lǎba(喇叭),再如 duìzhègàn(对着干)和 mǎideqǐ(买得起)等;汉语轻声有

可能是某个词的第三音节,如 zāigēntou(栽跟头)、dàshétou(大舌头)、zuǒpiēzi(左撇子)和 èrlíuzi(二流子)等;有时,汉语轻声也有可能是某个词的第四音节,如 lǎobābèizi(老八辈子)、dānkǒuxiàngshēng(单口相声)和 luòsāihúzi(络腮胡子)等。另一方面,汉语轻声不可能是汉语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如本段列举的所有多音节例词。换言之,汉语多音节词的首位音节是汉语轻声的受限音节排列位置,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有轻声。这就是汉语轻声在汉语词中音节位置方面表现出来的“受限自由性”。

就汉语全部词汇而言,汉语轻声在词中的语素类型选择上,同样具有“受限自由性”特征。一方面,汉语轻声并非总是固定在词的某一类语素上,具体来讲,汉语词的词根、中缀和后缀等语素都有可能带有轻声。汉语词根带有轻声的例词有 dòufu(豆腐)、mǎimài(买卖)和 lǎopo(老婆)等;汉语词后缀带有轻声的例词有 màozi(帽子)、mùtou(木头)和 nǐmen(你们)等;汉语词中缀带有轻声的例词有 chīdexiǎo(吃得消)、bǎobuqí(保不齐)和 duìzhègān(对着干)等。另一方面,汉语合成词的前缀不可能出现轻声现象,如 lǎoyùmǐ(老玉米)、āyí(阿姨)、fǎnfēngjiàn(反封建)、fēijīnshǔ(非金属)和 chāoyīnsù(超音速)等。换言之,汉语合成词的前缀是汉语轻声的受限语素类型,它们通常不可能带有轻声。这就是汉语轻声在汉语词中的语素类型方面表现出来的“受限自由性”。

综上,汉语词重音既不是自由重音,也不是固定重音,而是一种特殊的“遍布重音”,汉语词重音位置的特点是“遍布性”;而汉语轻声是受限自由轻声,汉语轻声在汉语词中的位置具有“受限自由性”。在音节排列位置方面,汉语轻声并非总是固定在词的某个音节上,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它们可以出现在词的第一音节、第二音节、第三音节和第四音节等,但是,不可能出现在汉语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在语素类型的选择方面,汉语轻声并非总是固定在词的某类语素类型上,汉语词的词根、中缀和后缀等语素都有可能带有轻声,但是,汉语合成词的前缀通常不可能出现轻声现象。

5 汉语词重音的功能特性

重读在汉语词汇体系中是汉语音节的自然常态属性,汉语词重音具有“遍布性”这一特点,况且,有很多汉语词“字字重读”,因此,汉语词重音并没有像重音语言中的词重音那样行使凝聚功能和辨义功能;而汉语非重读音节(轻声)恰恰相反,它们在汉语词的韵律结构中处于突出的醒目地位,具有重要的凝聚功能和辨义功能。因此,我们在谈论汉语词重音的功能时,不能简单模仿西方词重音功能研究的套路,不应该直接讨论汉语词重读音节的功能,而应该着重讨论非重读音节(轻声)的功能,并

在此基础上反观汉语词重读音节的功能。我们认为,汉语轻声的主要功能有凝聚功能和辨义功能。

汉语轻声的凝聚功能指汉语词的轻声音节通过声调缺失和音长缩短等语音手段弱读轻声音节,形成词中的非重读成分。它们如同粘合剂,将原本字字重读、各自突出的松散型汉语词凝聚成一个相对紧凑的语音单位。但是,带有轻声音节的汉语词在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中仅仅是一小部分。汉语词汇系统中的绝大多数词不含有轻声音节,它们字字重读,结构松散。

此外,轻声在汉语词汇体系中还行使着辨义功能。汉语轻声的辨义功能指汉语轻声具有区别词义和词类的作用。(1)区别词义:部分汉语轻声可以用来区别汉语词义,如 cāngyīng(苍蝇) — cāngyīng(苍鹰)、xiǎzi(瞎子) — xiǎzi(虾子)和 yātou(丫头) — yātóu(鸭头)等。(2)区别词类:还有部分汉语轻声可以用来区别词类,它们大多用来区别名词和动词,或者用来区别名词和形容词。依靠轻声来区别名词和动词的轻重音对子,如 bǎishe(摆设)(名词) — bǎishè(摆设)(动词)、bǎshou(把手)(名词) — bǎshǒu(把守)(动词)和 bàochou(报酬)(名词) — bàochóu(报仇)(动词)等。依靠轻声来区别形容词和名词(或名词和形容词)的轻重音对子,如 dàyi(大意)(形容词) — dàyi(大意)(名词)、lìhai(厉害)(形容词) — lìhài(利害)(名词)、duìtou(对头)(名词) — duìtóu(对头)(形容词)和 dìdao(地道)(形容词) — dìdào(地道)(名词)等。

综上,汉语轻声在汉语词汇体系中有重要作用,主要行使凝聚功能和辨义功能。而汉语词重音在词的语音凝聚方面、语义辨别和词类辨别方面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太明显的作用。

6 汉语词重音的语音本质

西方重音学理论认为,根据词重音的语音本质,世界上的语言通常可分为4种重音类型:量重音、力重音、调重音或乐重音和质重音。(Ярцева и др. 2002: 24)

关于汉语词重音的语音本质,我国语音学界谈论很少。我们只发现赵元任和戚雨村曾对汉语词重音的语音本质有过极为简短的论述。赵元任认为,“汉语重音首先是扩大音域和持续时间,其次才是增加强度”(赵元任 1979: 23)。而戚雨村认为,“汉语重读音节的噪音起伏很明显,但音强和音长也有所增加”(戚雨村 1985: 87)。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关注汉语轻声的语音本质。大家普遍认为,汉语轻声指汉语四声的一种特殊变化,也就是说,是在一定条件下有些音节失去原来声调、读得又短又轻,而且它们通常没有自己固定的调值,具体读成什么调,一般要取决于前一个音节的声调类型。

对于汉语轻声的语音本质,曹剑芬的声学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相对说来,音长和音高的变化是构成轻声音节特点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比较起来,或许还是音高的作用更大些。理由是:自然语言里轻声音高的变化最为显著,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模式;而音长的变化虽然总的趋势是缩短,但却没有始终一致的数量比例”(曹剑芬 2007: 179-180)。此外,轻声音节里的辅音多数趋于弱化,元音普遍变松,但是,元音音色仍然可以分辨,并非真的变成央元音(同上:180)。

由此可见,汉语轻声的语音本质在于音高变化和原有声调的缺失,而伴随性语音特征是音长缩短和音色略有模糊(但没有发生明显质变)。如果用轻声音节的语音特征来反观汉语词重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汉语词重音的语音本质在于声调的完整,而伴随性语音特征是音长加长、音色清晰。换言之,音节的音高变化在汉语词重音的突出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汉语的词重音是一种独特的乐调重音。根据音高的变化特点,汉语词重音可区分为4种类型:阴平调、阳平调、上声调和去声调。至于非重读音节——轻声,不是四声之外的第五种声调,而是四声的一种特殊音变,是失去原来声调而变成取决于其前一音节声调的特殊的依附性声调。

“如何推进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当代中国语言学工作者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李洪儒 2013: 1) 同样,如何推进西方重音学理论的本土化进程,是当今中国语音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认为,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其重音特征与西方的重音语言迥然不同。汉语重音体系有着各种独特的现象和规律。因此,我们在探讨汉语词重音的定义、位置特点、功能特性以及语音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时,一方面要参考西方重音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重音理论,不能简单地沿袭西方重音研究的套路。换言之,我们必须充分依据汉语重音体系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独特现象和规律,验证、修正和创新西方重音理论,使其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阐释性,从而有力推进西方重音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参考文献

曹剑芬. 现代语音研究与探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定稿日期: 2016-05-14

端木三. 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J]. 中国语文, 1999(4).

高名凯 石安石. 语言学概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金有景. 普通话语音[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黎锦熙. 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李洪儒. 国际化、本土化与语言类学术期刊建设——《外语学刊》语言学栏目改版说明[J]. 外语学刊, 2013(1).

林茂灿 颜景助 孙国华. 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J]. 方言, 1984(1).

刘俐李. 20世纪汉语轻声研究综述[J]. 语文研究, 2002(3).

刘现强. 现代汉语节奏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7.

罗常培 王均. 普通语音学纲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戚雨村. 语言学引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王洪君. 试论汉语的节奏类型——松紧型[J]. 语言科学, 2004(3).

王晶 王理嘉. 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J]. 中国语文, 1993(2).

徐世荣. 普通话语音讲话[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许曦明. 英语重音动态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杨彩梅. Hayes的重音理论与汉语词重音系统[J]. 现代外语, 2008(1).

殷作炎. 关于普通话双音节词轻重音的初步考察[J]. 中国语文, 1982(3).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赵元任. 语言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赵元任. 中国话的文法[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Ярцева В. Н. и др.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责任编辑 谢群】